

伙 計

M·沙尔卡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伙 計

(匈)馬泰·沙尔卡著
稔 直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957 年 11 月

內 容 介 紹

本書包括“伙計”、“啞吧”和“士兵亞諾什”三个短篇小說。

“伙計”是描写一个名叫呂少山的中国人，在十月革命时，如何在苏联远东参加国际营，为苏維埃政权英勇斗争，最后牺牲的故事。

“啞吧”是描写一位匈牙利的旧下級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如何被俄軍俘虜，被送到俄国远东俘虜營，在那里逐渐觉悟起来，最后参加了国际营——为無产階級解放事业而战斗的故事。

“士兵亞諾什”是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匈牙利的旧下級軍官，如何在革命者影响下，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摆脱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束縛，成长起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思想意識。本篇实际上是作者馬泰·沙尔卡的自我写照。

МАТЭ ЗАЛКА

Избра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1

伙 計

(匈)馬泰·沙尔卡著
稻 直譯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單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0 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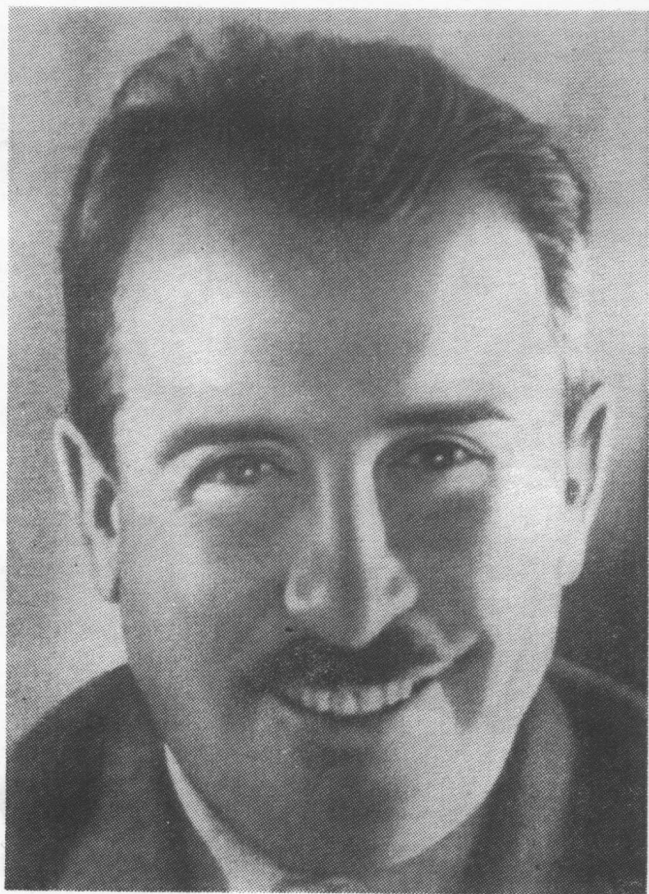
*

書号(总)35(文)27 787×1092 1/32 印張2 插頁2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9,000 印数 00001~10000冊

定价(6) 0.22 元



作 者 象

譯 者 序

当全世界劳动人民以最大的热情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週年之际，謹將馬泰·沙尔卡所写的几篇有关十月革命的小說，选譯出来作为紀念这个节日的礼品，献給我們可爱的新中国青年。

馬泰·沙尔卡，匈牙利人，1896年4月23日生在一个村长家中。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便被征入奥匈联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塞爾維亞、意大利及俄国各戰場上打过好多次仗，受了几次伤；在战争，根据切身的体会，他逐漸觉悟到，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者为了重分市場，奴役別国民族掀起的，对人民是有害無益的。所以他就开始在奥匈联軍中用自己的文艺作品来反对这种战争。

1916年，馬泰·沙尔卡在烏克蘭西部喀尔巴阡山为俄軍俘虜，并与其他俘虜一同被遣送到俄国的大后方西伯利亞。在那里，因受到布尔什維克的影响，他要終生为人民服务的意志更加坚定了。所以在1917年当俄国無产階級夺得政权后，他就投入了紅軍，以拥护新生的工农苏維埃，并于1919年加入了共产党。因参战有功，他曾获得苏維埃政府頒发的“紅旗勛章”。

沙尔卡在苏联大約住过二十年。国内战争一告結束，他便放下枪桿，从事文艺創作，把他自己的無产階級觉悟的提高过程和一生斗争的丰富经历，用小說的体裁描写了出来。

他的文选曾在苏联以十一种民族文字出版，截至1955年为止共发行了九十七万八千册，特别在青年中極受欢迎。

在这本小册子中，只譯了沙尔卡的三篇小說，因为其中主要的是在說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感召了那时流落在沙皇俄国的許多中国工人和匈牙利战俘来参加巩固苏維埃政权的斗争。

1938年，当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为民主和自由进行武装斗争时，許多国家（如苏、中、英、美、法、匈、波、捷、南等）的工农革命战士，曾志願前往支援，編成了一个“国际旅”，在罗卡契將軍指揮下，勇敢作战，使敌人受到多次的沉痛打击。故当罗卡契將軍在那里光荣牺牲的噩耗傳來时，全世界进步人士莫不深为惋惜。而这位罗卡契將軍就是我們最可爱的匈牙利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無产階級文学家，馬泰·沙尔卡同志。

1946年，解放了的匈牙利人民成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之后，馬泰·沙尔卡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国才得以公开出版。他的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并且，已有好几个学校，一座大学和布达佩斯首都的一个广场，被命名为馬泰·沙尔卡，借以紀念他那崇高的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他的这种精神，非但是值得，而且是应当为我們所尊敬和学习的啊！

稽 直 一九五七年十月

統一書号: 10067·27
定 价: 0.22元

目 录

譯者序.....	(1)
伙計.....	(3)
啞吧.....	(15)
士兵亞諾什.....	(38)

譯 者 序

当全世界劳动人民以最大的热情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週年之际，謹將馬泰·沙尔卡所写的几篇有关十月革命的小說，选譯出来作为紀念这个节日的礼品，献給我們可爱的新中国青年。

馬泰·沙尔卡，匈牙利人，1896年4月23日生在一个村长家中。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便被征入奥匈联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塞尔維亞、意大利及俄国各戰場上打过好多次仗，受了几次伤；在战争中，根据切身的体会，他逐渐觉悟到，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者为了重分市場，奴役別国民族掀起的，对人民是有害無益的。所以他就开始在奥匈联軍中用自己的文艺作品来反对这种战争。

1916年，馬泰·沙尔卡在烏克蘭西部喀尔巴阡山为俄軍俘虜，并与其他俘虜一同被遣送到俄国的大后方西伯利亞。在那里，因受到布尔什維克的影响，他要終生为人民服务的意志更加坚定了。所以在1917年当俄国無产階級夺得政权后，他就投入了紅軍，以拥护新生的工农苏維埃，并于1919年加入了共产党。因参战有功，他曾获得苏維埃政府頒发的“紅旗勳章”。

沙尔卡在苏联大約住过二十年。国内战争一告結束，他便放下枪桿，从事文艺創作，把他自己的無产階級觉悟的提高过程和一生斗争的丰富经历，用小說的体裁描写了出来。

他的文选曾在苏联以十一种民族文字出版，截至1955年为止共发行了九十七万八千册，特别在青年中極受欢迎。

在这本小册子中，只譯了沙尔卡的三篇小說，因为其中主要的是在說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感召了那时流落在沙皇俄国的許多中国工人和匈牙利战俘来参加巩固苏維埃政权的斗争。

1938年，当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为民主和自由进行武装斗争时，許多国家（如苏、中、英、美、法、匈、波、捷、南等）的工农革命战士，曾志願前往支援，編成了一个“国际旅”，在罗卡契將軍指揮下，勇敢作战，使敌人受到多次的沉痛打击。故当罗卡契將軍在那里光荣牺牲的噩耗傳來时，全世界进步人士莫不深为惋惜。而这位罗卡契將軍就是我們最可爱的匈牙利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無产階級文学家，馬泰·沙尔卡同志。

1946年，解放了的匈牙利人民成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之后，馬泰·沙尔卡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国才得以公开出版。他的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并且，已有好几个学校，一座大学和布达佩斯首都的一个广场，被命名为馬泰·沙尔卡，借以紀念他那崇高的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他的这种精神，非但是值得，而且是应当为我們所尊敬和学习的啊！

稽 直 一九五七年十月

伙 計

在紅色近卫队成立最初期，伙計便来参軍了。他所以这样做，并非是为薪餉，那个时候在紅色近卫队服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紅色近卫队士兵，在自己的行列里，有着森严的紀律。他們都是有觉悟的人，懂得極小的过失，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自伙計出現在我們的部队以来，他就好象成了紅色近卫队士兵們的一种“消遣品”了。老士兵們一看見他就止不住地要笑起来，并且大家总是常常在考驗他那胶質的忍耐力。他們用手指头向他做出某些手势，以为可借此来戏弄他一番，然而伙計并不生气，他对于这类的玩笑总是置之不理。伙計是一个脚步輕快、身材短小的“契丹猯子”^①。他本来的姓名是呂少山。但因这种姓名，頗难叫准，于是都簡單地只称他为“伙計”。每当士兵們开始戏弄他时，伙計常常只是眯起他那兩只稜魚式的小眼睛，先冷靜地看着，然后乃露齿笑着。当他被人戏弄得忍無可忍的时候，便一揮手坐到地上。把枪放在身边，兩手抱着膝盖，就这样他能坐一个很長時間，毫不动彈地好象一只猫……

① 这是輕視中国人的称呼。但在新版本中不仅沒有“契丹猯子”，并且整个这一段刪改很多，甚至全篇凡用“伙計”之处，都被改为“呂同志”或“呂”等等。譯者認為实無必要，故仍依照旧版本翻譯，以示对作者写实精神的尊重。

我总这样同他打招呼：“来啦，伙计！”在他那方面，这是一种最恭敬的表示，而我也就用相同的字句回答他，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却含羞带愧地把眼睛低垂下来……。不过有一次，第三连的一个爱讲俏皮话的木匠，尤谢夫·卜伐里茨终于把他弄得忍无可忍了。这个时候，伙计竟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他猛向卜伐里茨一扑，扼住了他的咽喉，倘若不是大家来把这个奥地利人拉开，伙计就会快似闪电地把他解决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与伙计打交道，总会有许多麻烦。怎么也不能同他商妥任何事情：他勉强地只知道几个俄国字，并且就连这几个字底音都发得不准。我们自己对俄文也有困难。其实俄国话并不比伙计说得好。总而言之，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只是相互的“叫喊”，不过最后彼此都处熟了。

我们的第一仗是在离赤塔不远的大乌里打的。我们打的是谢苗诺夫军队。大家打得好象不认真，不起劲。马吉亚尔^①却认为这不是打仗，而是在开玩笑。然而当第一发日本榴霰弹飞了过来，带着隆隆之声在一片黄沙旷地上爆炸的时候，我们的人才振作起精神来。

伙计第一次上散兵线，我们都笑他：他不象别人那样卧倒下来，而是坐在炎热的沙土上，把制帽放在他的面前，帽子里装满了子弹，射击时才低低的向下弯一弯腰。后来，由于看护员们请他帮忙，他便留在他们那里揹负伤员。可是他怎样揹负伤员的呢？在他的周围，子弹把黄色的沙土打得直

① 是匈牙利人的总称。

冒烟，然而他却毫不介意。把重伤員一駝在自己的背上，他就跑下火綫。

伙計留在担架队上并不很久，連部便把他要了回来。因为那时他已成为我們可爱的人了。

伙計有时也講过自己的身世，他曾得意地說，五年前他就把辮子剪掉了。他又說，他怎样与一批三百个中国人来到了西伯利亞采伐木材。但当战争^①爆发时，这一批苦力都被工头出卖去作軍事建筑工作。因此伙計才流落到瓦婁印^②。在那里他象牡牛一样被强迫到离前綫不远的地区工作，只有革命才使他摆脱了战壕和困苦的生活。伙計本决定回中国去的，然而他的錢不够，一到了伊尔庫茨克，他便再也無法前进了，于是就在这里遇見了我們。

我常常閉起了眼睛，想到伙計，在我的面前就湧現出一望無际的中国人民之海，伙計不过是滄海中一个渺小的黄色水泡。这海好象十分平靜，但是很多的水泡却总在不断地向上翻騰着，証明深深潛在的势力已在激发了。每当在森林中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士兵們疲乏过度，而那討厭的蚊子又嗡嗡地盘旋在臉上腐爛創伤周圍的时候，我总想：“伙計究竟在这里需要些什么？为什么他同我們一起受这样的痛苦？……我們嗎？……我們是西欧的工人和农民，有覺悟的志願軍，革命的先鋒队。我們曉得自己的目的，我們在打仗，因为我們要战胜敌人，即使是牺牲，也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可是他呢？……”后来我才明白，我們要用武装斗争来實現的理

①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烏克蘭一地名。

想，我們的目的，对于伙計尽管还模糊不清，但已灌入到他的意識中了。

有一次曾发生了这样一樁事：粮食已吃光，服装也早經发完，而士兵們穿的簡直破爛不堪。火热的沙土燙着赤裸裸的脚掌。我們都在嘮叨，可是伙計連一句怨言也沒說过。他只是在搖手，和藹地微笑。他的外貌最令人可笑：他戴的制帽比头小；身上穿的外套，拖拉到地，直在打掃地上的灰塵；單軍衣的領子，差不多完全要裂掉下来了。然而他却毫不介意地笑着，好象情况并不怎样坏。当营部的一个成衣匠对伙計有些不忍，要替他縫补穿破了的服装时，这个中国人的兩只孩童式的小眼睛，放射出愉快的光芒：很明显，同志的亲密友誼对于他是很寶貴的。

在卡贊^①的近郊，伙計曾泅水浮过伏尔加河，潛入城中。他在那里共逗留了四晝夜。第五天才回到营部，还帶來了一个中国人。他获得的消息并不十分重要。但是这次伙計的勇敢行动，已为大家公認了。

伙計逐漸地学会了一些半通不通的俄語。有时他还試用匈牙利話罵人。在政治座談会上，他总是坐在一个地方，把嘴張得大大的，凝神听講。大家都已很了解他，爱他，并且認為，如沒有他，我們这一营的国际性便不完全了。

有一次，伙計来向我报告：

“营长同志，我有一个請求”同时滿怀信心地挤着兩只小眼睛。

你有什么事？

① 为鞏固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首都。

哪知道，伙計遇見同乡了。他們約有五十人，而其中有三十个竟要參加“国际營”。

伙計乃用他那愉快的孩童式的眼睛直望着我：

“可以吧。”

就这样，在我們的營里出現了一个中国排。

伙計于是忙不开了！他組織他們，訓練他們，教他們穿制服，向他們叫喊，把他們排列成行。巴尔特被任為他們的排长。我們的巴尔特是一个皮肤黝黑的賽克律人①，住在塞米高里②的匈人后裔③。他的身材短小，頭髮漆黑，再沒有誰能比他对中国人适宜了。而伙計則被任為副排长。

此时我們正駐紮在基輔城外。伙計訓練他的一排人，教他的同胞如何使用武器，教他們行軍步伐。在他說的中国話里，他总愛滲入一些俄国的和匈牙利的字句。每見他奔走忙碌的时候，总要发生一种愉快的感觉。这中国排十分努力，有时累得汗流浹背。但在这些中国人的臉上却反映着一种毫不动摇的鎮靜。

有一次午餐后，我曾巡視營地。在院子裡的一个角落里

① 是匈牙利的一种山居民族。

② 匈牙利的一个山区地名。

③ 匈人（即中国古書中的所謂匈奴）本是上古时代住在我国西北的一种游牧民族。惟因他們的疆土为严厉的自然条件所限制，难以滿足生存的要求，又加历代流血战争，总無法长期侵入中国，乃自第三世紀至第五世紀，随着鄰近的其他民族，逐渐向西迁移到現在的匈牙利。今天的匈牙利人，大概有百分之九十，是上述諸民族和后来也迁移出的斯拉夫等族的混血种人。但是直到目前，在那里还有匈人的后裔。

发现一群士兵。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石堆上，有的坐在几辆空輜重车上。走近了些，我看见：伙计立在中間，尽力地发着嗡嗡的声音，正指手划脚地对士兵們講話呢。他把自己的手掌一会儿向上翻，一会儿向下压，有时向前伸。我乃悄悄地將巴尔特召来，問道：这些同志在干什么？

“在上政治課。”巴尔特微笑着回答說。

“伙計教他們？！”我簡直愉快極了。

“不但教，并且还教得很好呢！”

我凝神一望，我們的“中国”人都正坐着听着，在他們的制帽上都嵌着五角紅星。他們的那些灵活的黑眼珠，在頰骨之間总不断发光。沉靜已达到緊張的程度。沒有一個人睡覺，也沒有一個人打盹。而伙計則有时用右手撫摩着空气。

“国际”——他說着，随即用手指头指着提在左手中的馬克思的象片。于是这些中国人就都注視着鬚髮丛生的那位老人的象片。

在考比略克^①之役后，我們才从营部名冊上將呂少山同志的名字勾掉。

我們曾撤退过：在一方面有彼得留拉^②，在另一方面有邓尼金^③，而馬蒙托夫^④进攻的傳聞，又帶來了不少的恐惧。我們正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接到旅部的命令：“国际营”掩护撤退。这对于我們已不是第一次。明天我們还將要走在前面呢。

我們的队伍拉得长长的，沿着鐵路步行。天气炎热，而

① 烏克蘭地名。

②、③、④ 都是反动的俄国白匪軍官。

地形竟平坦得好象有人用熨斗把它燙过了的一样。在我們后面的地平綫上砲声隆隆。榴霰彈在天空爆裂时犹如撕破了的鵝絨枕头。我們在退却，情緒当然不会愉快，机枪在这样的時候，总要出点毛病。不仅如此，就連子彈也会卡在枪筒子里呢。在这样的時候，子彈袋特別沉重，只有刺刀才最輕便。咒罵之声不絕。馬也被弄得筋疲力竭。凡視線所及的地方，周圍都是平原，好象到处都是無止境的失望。就連經歷过世界大战的士兵，也得咬紧牙关。

中国同志在后面追随着。伙計非常匆忙，他不断地伸长着嗓子厉声喊道：

“快步走！”

工兵們只拆卸綫絲釘，而不將鉄軌拉开。他們在佈置陷阱，認為白匪会开装甲火車来追击退却的部队。

在戰場上，士兵們常常剛一想到不幸的事件，而不幸事件便已发生在眼前了。我們当即看見：一列装甲火車，冒着烟从地平綫那边爬出，隆隆地响着，来追赶我們了。忽然在轉弯的地方，碰巧在鉄道路基的兩側有許多灌木，而在前面則是一片黑黝黝的小树林。

“在路基兩旁展开散兵綫！机枪向右翼！士兵們快步走！”

战斗的情緒已經来了。士兵們尽力注意，几乎都停止了呼吸。烏拉！……前面有战壕！……这是过去战役的殘物。散兵綫馬上就隱藏到那里。装甲列車越走越近，現时已看得清清楚楚了。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很明显，它是在匆忙中装配起来的。然而在它上面总算有一門大砲。火車头慢慢地喘着气。安靜的情况使它不悅，它毫無把握地停